

从跑马圈地粗放式囤货转向精细化共营，网络文学IP二度改编要做「加分项」

别让粗糙转码伤了优质母本元气

■本报记者 许畅

网剧黑马《结爱》刚收官，电视剧《扶摇》接力开播，《庆余年》《黄金瞳》《将夜》等东方元素浓郁的热门IP影视剧未播已热……当泛娱乐市场大量吞吐网络文学的故事富矿时，业内愈发关心的命题是：网文二度改编能否真正实现长线开发、专业转码，从而最大程度挖掘知名IP的能量？

毕竟，我们之前听过太多“毁原著”的“哀嚎”。尽管从“IP元年”至今不过三四年时间，但网络文学的改编也走过弯路，一度有些机构抢购IP只顾“买买买”，“拿来”却不考虑哪些题材可以开发、又该如何开发。跑马圈地、粗放式的采买囤积，一旦疏于打磨创作，就导致优质IP在粗糙转码中大伤元气。杭州师范大学教授、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夏烈等学者认为，为网文IP做加分项而非减分项，是蕴含在产业链中的行业伦理，也考验着文化产业发展从大到强、糅合道与艺的内功。

从读者黏性到影像美誉，能否“加分”考验专业程度

据45家国内重点网站统计，截至去年底，网文出版纸质图书6492部，改编电影1195部，改编电视剧1232部，改编游戏605部，改编动漫712部。走过20年的中国网络文学，凭其海量内容储备、丰富题材类型、庞大粉丝群体，绵延出影视、游戏、动漫、音乐、舞台剧、周边等泛娱乐产业链。有数据显示，去年以IP为核心的多元数字产业创造超5000亿元的核心产值，在数字经济中的比重已超五分之一。

这也就不难理解，日前在沪举行的阅文IP生态大会，业界人士齐聚热议：IP二度开发是场打磨精品的持久战。从网文章节转码为动态影像，如何通过影视或舞台艺术再创造“加分”，增添原著所不具备的新元素和美学特质，决定了IP改编的精彩程度。制片人侯鸿亮曾讲，最初选择晋江网的《琅琊榜》并非看中原著粉丝基础，而是更注重其内容的影视化潜力，在转码过程中有所取舍——电视剧改编保存了原著中“扶明君，雪沉冤”的主线，弱化了较黑暗压抑的部分，侧重兄弟情义，一展“麒麟才子之智”，更易被观众所接受。

二度转码并非拘泥于某种单一模式。有基本尊重原著的《何以笙箫默》《美人心计》，也有沿用人物原型但对原著做较大充实修改的《甄嬛传》《失恋33天》《杜拉拉升职记》，还有几乎脱离原著仅借用其IP价值的《鬼吹灯·寻龙诀》等。“从IP转化来说，哪种模式都无可非议。网络小说的圆熟与下游IP改编的成功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两码事。”夏烈说，影视、动漫、游戏、戏剧各有其艺术逻辑和技术体系，网文转化须符合不同艺术领域的创作规律。

“剧作相当于提纯，对作品的叙事方式、内容成色和文学意义作增量，绝不是弄个分段、写个场号。”在导演陆川看来，如何将读者黏稠度转化为电影观众的美誉度，乃至转化为票房，不能忽略的正是转码的加分，包括增加文学性的浓度，修正润色母本使之更符合文化思潮。“在网络文学的改编中，编剧、导演独立创作和丰富的部分不能缺席，这是不被所谓高点击率绑架和左右的——即使面对宇宙级点击率的网文，也要有主心骨。”

仅躺在点击率上，无法实现从商品到作品的艺术蜕变

许多人都注意到一个现象：观众在应接不暇、狂轰滥炸的IP改编剧中逐渐培养起理性，对缺少诚意、花拳绣腿的表演或改编不买账了，这倒逼产业链下游制作方从简单粗暴堆砌热门元素到重视内核。恰如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所说，随着人们对艺术品质、演员演技要求的提高，观众更渴求审美、思想、情感上引发共鸣共振的佳作。

“前两年最疯狂的时候，只要有点点击率加持，热门IP的影视转化过程是很可怕的。有些作品虽然飙出所谓几百亿的点击率，热闹了，吆喝也赚到了，但浮华过后给产业留下了什么？我感觉挖了一个巨大的坑。”陆川这番话直指行业弊病——仅仅躺在点击率上，IP改编无法实现从商品到作品的艺术蜕变。有学者谈到，如果把积累数年的人气小说交给缺乏经验和创造力、或急功近利只追求资本泡沫的团队，这是网文IP的灾难，更是下游产业资本脱离基本艺术规律、抹杀“二度创作”独立性的谬误所在。

怎样的IP转化是优质、良性、可持续的？以阅文IP共营合伙人模式为例，围绕IP核心，作者、平台、影视、游戏、资本同时参与到IP孵化培育中，形成平台联动、产业协同的生态链。“让优质网文获得正确打开方式，既有助于保证作家权益和积极性，也提升了粉丝体验，是尊重工业规律的体现。”阅文集团版权开发总经理王芸说，以前对于“啥火就卖啥”IP持有方来说，风险更多转嫁给了下游开发方；而随着共营合伙成行业共识，版权方也以参投、自主开发等形式深度参与IP改编，从内容挖掘甄别、大数据收集，到各环节营销，助推文本商业价值和内涵的扩容，有效延长IP生命周期。比如，《庆余年》在编剧选择、剧本创作上煞费苦心，为了让二度转码尽可能焕发猫腻原著小说的魅力，电视剧等到几十集剧本全部完成、且打磨完善后才开机；后续制作上也配置专业团队，力争把母本“吃透”拿下。



从网文章节转码为动态影像，如何通过影视或舞台艺术再创造“加分”，增添原著所不具备的新元素和美学特质，决定了IP改编的精彩程度。（均剧照）

从情节走向、人物设定到角色造型，众多脱胎于网络小说的电视剧现雷同之处

《扶摇》“撞梗”《楚乔传》《花千骨》？“套路”到最后究竟套住了谁

■本报记者 姜方

根据天下归元网络小说《扶摇皇后》改编的古装电视剧《扶摇》，近日网台同步首播。自该剧播出三天后，腾讯视频播放量就突破10亿，大有成为今年上半年国产古装剧市场里首个“爆款”的趋势。然而播出至今，该剧的网络评分已经下降到4.8分，超过一半的观众给出一星或两星的差评。

杨幂、阮经天等主演的《扶摇》，延续了网络玄幻小说中女主人公常见的成长路数：剧中女主角扶摇为解救同伴下山踏上五洲历险征途，一路披荆斩棘，最终成功对抗不公的命运。播出后，不少观众表示，《扶摇》从主人公造型或设定、故事脉络乃至配角设定等，都能在之前的热播古装剧《楚乔传》《花千骨》，甚至杨幂的上一部古装作品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找到或隐或显的雷同之处。

业内人士指出，近年来不少国产影视剧的剧本大多来源于网络文学，这些原作本身就常常会出现雷同的情节互相“撞梗”。这就对编剧的改编提出了更高要求——将文字表达转码视呈现的过程中，倘若不对情节做提炼和升华，又无法设计出有个性的服装美术和道具，很容易让观众陷入“看起来去差不多”的审美疲劳。事实上，好作品不是靠俗套堆砌出来的，如何规避各种“老梗”所带来的雷同感，需要匠心和技巧。若要让原作转化为精彩的影视作品，制作方不仅要尊重工业、观众和戏剧规律，还要通过增强故事历史纵深感、发掘角色人性深度等方式，增强剧作厚度和观感。

为“稳住”观众，人物造型与服装被“复制粘贴”？

早在《扶摇》发布人物海报时，就被



《扶摇》中杨幂饰演的孟扶摇（左图）和《楚乔传》中赵丽颖饰演的楚乔（右图），二人人物海报从造型到动作十分相似。

指出杨幂饰演的孟扶摇和赵丽颖主演的《楚乔传》女主角，从造型到动作都十分相似——长发飘逸，裸露杀气，手握利器，似乎将要面临战斗。等到《扶摇》预告片播出时，无论是女主角淋雨时倔强不屈的眼神，还是她遭到众人围剿时，脸上溅血并大声喊叫的场景，也让更多观众看到了《楚乔传》的影子。

不少细心的观众提出，《扶摇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即使时代背景不同，男女主角的造型却分外相似，有些剧照甚至让人分不清究竟是哪部剧。比如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剧照中，司音头上绑着发髻，身着白色长袍，画面配色以黑白为主色调；而《扶摇》的某张剧照也是类似的黑白调色，孟扶摇同样绑着发髻，人物造型俨然是前一张剧照的翻版，只是服装从白色变成了黑色而已。此外，两部作品都有女主角女扮男装和男主角互动的桥段，



对比其中的造型，杨幂男装时头上的帽子除了颜色不同，式样非常相似。

既然是天马行空的古装玄幻剧，为何造型不能常变常新？除了《扶摇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造型团队有大量人员重合之外，有业内人士认为，试错成本高，成了许多剧组不敢尝试改变的原因。当下影视剧投资高、行业盈利压力大，观众的接受度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市场表现。为了“稳住”收视群体，一旦出现被观众认可的造型，就会影响到后来的设计。“尽管是架空题材，但投资方也不敢轻易突破既有审美，曾经就有因为服装造型导致剧集收视欠佳的案例。”

剧情频频“撞梗”，缺乏新意的桥段正在“透支”观众信任

相比人物造型、服装化妆等的雷

同，不少玄幻题材电视剧的人物设定和情节走向，则存在深度“撞梗”。

许多观众表示，《扶摇》和《楚乔传》《花千骨》的人设和故事就十分相似。如楚乔在一开始作为宇文府中等级最低的女奴，其标志是头上佩戴的“铁铃铛”，她不甘自己是女奴的命运，一直在抗争并且想要废奴止戈。而扶摇在剧集开始，是整个玄元山中等级最低的玄幽部的杂役，其身份标志是“一身黑袍”。和楚乔类似，扶摇不甘于只有贵胄子弟的玄正部才能学武，想要打破这种局面。同样，扶摇和花千骨都是身怀异禀与重任的女子，天下兴亡系于她一人，但是潜能生下来就被“封印”。二人性格天真无邪，最终却走上复仇之路，而复仇均系爱人背叛和同门迫害所造成。除女主人公，《扶摇》和《花千骨》的配角也很像，包括因嫉妒而陷害女主角的女二号，男女主角身边拥有“神力”的宠物等。

不难发现，“撞梗”频繁的电视剧，很多是根据网络玄幻小说改编而来的。这当中有些套路屡试不爽，如扶摇被人陷害后关进大牢，并被带到角斗场与人决斗的情节，就在很多根据网文改编的古装大剧中出现过，类似《海上牧云记》中“硕风和叶”人与人之间决斗的场景，也有人说像《择天记》中的情节。

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和荧屏，如何避免网络文学中一些模式化的段落造成影视面目相似，也成为业界讨论的话题。尤其是当诸如灰姑娘邂逅霸道总裁这样的类型化叙事中，一些极为常见的套路已经失去吸引力，甚至沦为时装剧的笑柄时，改编自网络小说的古装玄幻剧，如果没有扎实过硬的剧本作为保障，长此以往“套住”的也将是自己，“透支”的则将是更多观众的信任。

根脉绵延，传统中映照出现代魅力

经典归来，音乐厅奏响《天书奇谭》

杨丽萍首部海洋题材舞剧《平潭映象》9月初来沪演出

■本报记者 李硕
见习记者 王筱丽

一部旨在面向国际视野的舞台剧，如何将地方的历史根脉、人文风情和艺术的现代审美、舞台表现相结合？由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担任总导演的多媒体舞台剧《平潭映象》尝试给出答案。该剧将于9月1日亮相上海舞蹈中心公演，连演三场。

《平潭映象》用平潭当地的历史人文和秀丽的自然风光为创作源泉，具有浓郁的福建海洋文化风情，以平潭独特的海岛风光为基底，融合了南岛语族、壳丘头文化、藤牌操、舞龙舞狮、妈祖信仰等特色民俗文化，以艺术视角剪裁出海洋民族风，展现“新东方美学”。剧中演员服装主要以蓝色为主，加入了碧绿相映，在深海中海水呈现深蓝色，在浅滩时海水呈现出淡淡的碧绿色，这种层次也是一种服装设计逻辑关系的表达。负责《平潭映象》服装设计的是崔晓东说：“平潭是一座独特的海岛，《平潭映象》要表达的是海岛民俗文化，所以，服装造型肯定要体现海洋的特质，每件衣服不仅要有流行元素，而且带有地域特点与特质。”对于杨丽萍而言，将平潭独有的海洋民俗进行符合舞台表现的艺术加工，既是艺术作品上的积极尝试，也是对海洋题材作品的一次探索。“深入，产品失去魅力。”比如，舞台剧中的“多面



《平潭映象》是杨丽萍执导的继《云南映象》《黄山映象》之后又一部映象系列作品。（剧方供图）

了解后，发现平潭有太多故事值得被记录。”杨丽萍告诉记者，她希望用活传统文化，努力把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好、利用好、传承好。

《平潭映象》是杨丽萍导演的第八部大型舞台剧作品，是她个人首部海洋题材超民俗作品，也是继《云南映象》《黄山映象》之后的又一部映象系列作品。

人”一角，本是来自古老神话中的形象，但在杨丽萍看来这个角色也是现代人的真实写照：“戴着多重面具生活的现代人，通过不同面具传统表情符号来演绎悲和喜，相信能令观众产生不少共鸣。”

《平潭映象》是杨丽萍导演的第八部大型舞台剧作品，是她个人首部海洋题材超民俗作品，也是继《云南映象》《黄山映象》之后的又一部映象系列作品。

本报讯（记者姜方）由上海交响乐团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《天书奇谭》交响电影音乐会，7日和8日两晚亮相2018上海夏季音乐节（简称MISA）。这也是音乐节首度推出的制作概念——“MISA制作”通过挖掘中国故事，力推原创精品，向世界传播具有标识度的上海声音。

动画电影《天书奇谭》摄制于1983年，由王树忱、钱运达导演，包蕾、王树忱编剧。剧本取材自明代小说《平妖传》，讲述袁公偷盗天书刻在石洞里，后被三只狐狸偷学。狐狸修炼天书法术危害百姓。最终，由天鹅蛋化为人形的蛋生，学习法术后和袁公一起消灭了狐妖。

《天书奇谭》的配乐由著名作曲家吴应炬创作。在美影厂工作的30多年里，他创作了80多部动画电影配乐，包括《小蝌蚪找妈妈》《大闹天宫》等。吴应炬为《天书奇谭》里的绝大部分人物都安排了相应的音乐。主人公蛋生的主题配乐更是贯穿全片，从单纯悠扬的竹笛到婉转明快的琵琶，从流畅的木管组乐器到恢宏的乐队齐奏，呼应了主人公的成长。当时演绎这部电影音乐的团队，包括由韩中杰指挥的中央乐团，由曹鹏执棒的上交，同时配以当时看来颇为“先锋”的电子音乐。

由于吴应炬已经去世，上交委约新生代作曲家沈逸文进行作曲改编。在重



中国经典动画电影《天书奇谭》交响音乐会版亮相2018上海夏季音乐节。（上海交响乐团供图）

新整理、配器的过程中，沈逸文尽可能保留原作的音乐韵味，并通过交响乐队的现有乐器呈现。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表示，以此创作出的整套配乐作品，具有多次重复演出、海外演出的可操作性及易传播性。“希望更多国内外观众能通过交响电影音乐会的形式，欣赏到这部里程碑式的中国动画。”

演出方还邀请当年参与配音的演员

“献声”，丁建华、曹雷、苏秀等知名配音演员为观众“复活”这部经典。35年前由上海电影译制厂录制的配音，为《天书奇谭》的成功锦上添花。如袁公的声音沉着稳重，还带着磁性；老狐狸慢声细语，满肚子坏水；女狐狸细声细气，带着点媚态；男狐狸说话没头没脑，有些可爱……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，他们的声音都被塑造得生动鲜活。